

沒有鑰匙的住宅

东方福尔摩斯陈查礼探案集

没有钥匙的住宅

〔美国〕厄尔·德尔·比格斯 著

刘 胖 译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

根据美国阿莫纳尔图书出版社
1981年版译出

东方福尔摩斯陈查礼探案集

没有钥匙的住宅

〔美国〕厄尔·德尔·比格斯 著

刘 胖 译

*

中国华侨出版公司出版

北京北新桥三条四号

(邮政编码: 100007)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市华昌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5印张 202千字
1989年9月第一版 198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*

ISBN 7-80074-070-6/1.53

定价: 3.40元

目 录

章	克那气候.....	(1)
章	高顶帽子.....	(19)
章	俄国山的午夜.....	(26)
章	吉姆的一位朋友.....	(42)
章	温特斯里普血统.....	(53)
章	竹帘内外.....	(63)
七	陈查礼介入.....	(70)
	抵港之日.....	(84)
	在棕榈礁旅店.....	(96)
	怒撕报纸.....	(109)
	奇珍异宝胸针树.....	(122)
	黑贩子汤姆·布雷德.....	(139)
	十九号房间的行李.....	(151)
	考拉带来了什么.....	(162)
	从印度来的人.....	
	柏船长回归.....	

第一章

克 那 气 候^①

米奈娃·温特斯里普小姐是位道道地地的波士顿女士，她虽已阔别了浪漫惆怅的年华，然而，对美的感受依然十分敏锐。即使对太平洋小岛上那半荒蛮的景色，也能令她激动不已。当她缓缓漫步海滩时，一种难以抑制的激情便会油然而生。这种高度兴奋的情绪，只有当她坐在家乡波士顿的交响乐大厅里，任凭她所喜爱的乐队，将她带入某种清新而出乎料料的意境时，偶而才会产生。

此时此刻，展现在她面前的，正是她最欣赏的瓦基基岛景。即晚饭前，热带黄昏迅速逝去的，这一刻千金的时刻。高处的椰子树投下的阴影，在逐渐地拉长变浓。落日的余晖映照着钻石山头，把从珊瑚礁群袭来的海浪染上了金色。几个迟迟不肯离去的恋泳人点缀着那一片波浪。波涛的涌动犹如情人的抚摸。就近的一个浮动跳台上，一位褐色皮肤的苗族女郎正开心地摆着姿势，准备往水里跳。多美的身材呀！年逾五旬的米奈娃小姐不禁对她产生了妒忌——青春，青春就象一弦，离弦后即一去不返。那位女郎姿杰万千的身影先是二一，紧接着便下落，动作完美无瑕、干净利落、六水悄无声息。

① 那气候是一种闷热，无风的热带天气。

米奈娃小姐瞥了一眼走在女郎身边的那个男人的脸。莫斯·温特斯里普对美人不屑一顾，这已成了他的第一生信条。他就出生在这片海岛，从未涉足旧金山以东的大陆。而，不可否认的是，他有着新英格兰人的气质，一个穿着白游泳裤的新英格兰人。

“艾莫斯，咱们最好还是回去吧，”米奈娃小姐提出，“晚上已经好了。多谢你的关照。”

“我只走到铁篱那儿，”他说。“要是你对丹尼和他的轻之举感到厌倦了，就过这边来。我们很高兴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你真好，”她以惯有的轻快语调说。“可我的确应该回去了。格雷丝一直对我牵肠挂肚。当然啦，她不能理解这一切。的行为并非无可指责，这我承认。来时我说只在夏威夷呆六星期，实际上我在这些岛屿中已经游逛了十个月啦。”

“有这么久了吗？”

她点了点头。“我也说不清是怎么回事。每天我都发誓说，该收拾行装了——明天就动身。”

“明日复明日，”艾莫斯说，“你被热带的大海风光迷住了。有些人就是如此。”

“你指的是意志薄弱的人吧，”米奈娃小姐直接了当地说，“我可不在其列。你可以去问问那些住在毕肯街的人。”

他黯然一笑。“这是温特斯里普家族的习性，”他说，“自我标榜为清教徒，却又总是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”米奈娃小姐回答。她的目光驻留在那有着异国情调的海岸线上。“正是这种向往，才使得许多新英格兰人离开萨勒姆港，闯入了大千世界。留守在家乡的那些人认为，外出人们的所见所闻有损于温特斯里普世家。可能恰恰正是

由于这一点——外出的人们扩大了视野，所以才引起留在当地的人羡慕又嫉妒。”她点点头。“是吉普赛人的气质，使你父亲背井离乡、漂洋过海、来此地干上了捕鲸业。把你生在这么一个远离家乡的地方。艾莫斯，要知道，这儿不是你的归宿。你本应该住在弥尔顿或劳克斯伯格，手提绿色小公文包，每天早上雀跃着走进波士顿的办公室。”

“我也时不时地这样想过，”他承认，“谁知道哪——或许我这辈子本应该早干出名堂来——”

他们走到了铁篱处。这是一道与那片友好的海滩极不协调的障碍。铁篱一直延伸到滩头，一排海浪涌来，漫过了最末一根标杆。然后海水又退去。

米奈娃小姐微微一笑。“这是艾莫斯手下留情，丹尼开始兴建铁篱的边界地区。我得抓住机会从滩头跑过去。幸好你没在这儿设围墙，否则非让海浪冲垮不可。”

“你会在丹尼家，你住的房间里，找到你的行李。”艾莫斯，“记住我所说的关于——”他突然把话止住——

一个白皮肤的壮汉，在铁篱另一边的花园里出现，正急匆匆朝他们这头奔来。艾莫斯·温特斯里普木然呆住。他那平日暗淡的眼睛里闪出了一道忿怒的目光。“再见，”他说完后即转身调头离去。

“艾莫斯！”米奈娃小姐大声呼叫。他只顾径直朝前走，她听措地在后面追。“艾莫斯，你这是何必！你有多长时间没话了？”他在一棵大树下停住。“三十一年，”他回答，“到去年八月十号为止，整整三十一年。”

“这段时间可不算短啦，”她对他说，“现在该是你绕过那道愚蠢的铁篱，去同他握手言和的时候了。”

“我不干，”艾莫斯说。“我看你根本不了解丹尼，米奈娃，不知道他过着一种什么样的生活。他一再、再而三地让我们蒙受耻辱——”

“怎么会呢？丹尼是这儿的头面人物，”她反驳他，“他受到了人们的敬重——”

“只因为他腰缠万贯，”艾莫斯苦涩地补充了一句。“而我则是个穷光蛋。世道就是如此。待到风向一变，旧帐一翻，我看，到时候丹尼就会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尽管米奈娃是个见过世面的铁娘子，但艾莫斯那瘦削脸庞上流露出来的憎恨之情还是让她感到不寒而栗。她心里明白，再和他争执下去已无济于事。“再见了，艾莫斯，”她开口道。“但愿我能说服你，有朝一日回到东部看一看——”他似乎对这番话毫无反应，只忙着沿白沙滩一心一意往回走。

当米奈娃小姐转身离开艾莫斯，朝相反的方向走去时，在铁篱另一边的丹尼·温特斯里普正迎着她微笑。“喂！”喊道，“过铁丝网这边来，尽情地享受生活吧。特向你表示……欢迎。”

“你好吗，丹尼？”她注意着潮水的涨落，瞅准机会越过了铁篱。丹尼紧握住她的双手。

“见到你很高兴，”他说。他的眼神表明了他的心意。是的，在应酬女人方面，他有独到之处。“这些天老在屋里呆着真是无聊之极。正需要一个年青的女伴来打破这种沉闷气氛。”

米奈娃小姐对他这一席话戏弄地嗤之一鼻。“我在波士顿饱经风霜，”她提醒他，“还不至于被你这些甜言密语冲昏了头脑。”

“忘掉波士顿，”他连忙接口说，“到了夏威夷，我们都变年轻了。你瞧我。”

她打量了他一番。她知道他已经六十三岁。但除了挂在额角的那簇白色卷发外，他看起来真的不象年过六旬的人。由于常年暴露在阳光下，被镀上了一层深铜色的脸庞上，连一条皱纹也没有。他肩宽胸阔、肌肉发达、确实象个美国大陆本土上，标准的四十岁男子汉。

“我看到那位尊贵的老兄一直把你送到了边界线，”他们穿越花园时，丹尼对她说。“你已经向他转达过我的一番好意了，对吗？”

“我全力以赴说服他过来和你握手言和，”米奈娃小姐告诉他。丹尼听罢开怀哈哈大笑。“千万别剥夺了可怜的艾莫对我的怨恨。”他接着说，“如今这已成了他的生存目标。每天晚上他都走到这个地区，站在那棵大树下，边抽烟边盯着我这所房子。你知道他在等待什么吗？他在等着上帝把我召去，以惩罚我的罪恶。他不愧是个耐心的等待者。我佩服他这一点。”

米奈娃小姐一言未发。丹尼那所造型不规则，拥有许多房间的大房子，与周围的花草树木构成了一个新奇美丽的世界。美的简直让人对它的真实存在表示怀疑。她疑神伫立，试图将这一胜景深深地印入脑海：宛如一把把猩红色大伞的豆蔻树，一道道赏心悦目的金黄色光彩，高大神气的榕树投下的一片片紫色荫影；她所钟爱的那些几乎和时间本身一样悠长的山楂树上，挂满了一层层黄颜色的花朵。最最讨人喜欢的，是那一根根布满花簇的藤枝。热带茉莉把它触到的一切都隐没在砖一样红的色泽里。米奈娃小姐心想，要是她那些每

年春天都陶醉在波士顿公园里的朋友们，见到了这眼前美丽如画的人间仙境，不知该做何感想。大概他们会惊叹不已。因为这一切太令人不可思议。深红色的背景——这无疑对堂兄丹尼来说是非常适宜的。

他们来到了房子的旁门处，这扇门直通起居室。米奈娃小姐朝右边扫了一眼。透过郁郁葱葱的枝叶，她看到了那道铁篱，和卡利亚大街上的高大前门。丹尼为她打开屋门，她走了进去。象岛上所有这类房子一样，起居室只在三面建有围墙。第四面是一个宽大的铁丝栅栏。他们踏着打了上光漆的地板，走进对面的大厅。在靠近前门的地方，一位看不出年龄的夏威夷妇女缓缓地从椅子上站起来。她是那个日趋减少的种族里的一个样板：高胸、粗壮、威严。

“我回来了，卡迈库依。”米奈娃小姐微微一笑。

“欢迎你回家，”这个女人说。她只不过是个佣人，可说话的口气和态度却象女主人。

“米奈娃，就住你第一次来时住的那间屋子吧，”丹尼·温特斯里普说。“你的行李已经放进去了——屋里还有今天早上刚到的船只带来的信件。我没专门给你送到艾莫斯家去。你收拾好了咱们就吃饭。”

“我不会让你久等的，”说完她便匆匆登上楼梯。

丹尼·温特斯里普溜溜达达地回到他的起居室。他端坐到一把藤椅上。那是特地为他在香港订做的。他心满意足地环顾了一圈摆在屋里的，那些他发迹后置办的高档家俱。管家走进来，手里托着一只盘子，上面放着鸡尾酒。

“是两杯吗，哈库？”温特斯里普笑着问。“这位女士可是从波士顿来的。”

“是两杯，”哈库应声道。接着便悄悄离去。

米奈娃小姐很快就回到了起居室。手里举着一封信，边走边笑。

“丹尼，你瞧，这可真是太过分了，”她嚷嚷着。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家里的人都快为我愁断肠了。我是说，由于我舍不得离开夏威夷，他们竟专门为我派来一个保镖。”

“保镖？”他紧锁浓眉。

“对，信上就是这么说的。当然啦，他们决不会兴师动众。格雷丝在信上写道，约翰·昆西所在的银行给了他六周假。他决定来此地做一次观光旅游。她还说，这下可有人陪我回家了。你说她的心细不细？”

“约翰·昆西·温特斯里普，是格雷丝的儿子吧？”

米奈娃小姐点点头。“你从未和他见过面，对吧，丹尼？这样一来你们就可以认识了。他不会让你久等的，他亦不会赞赏你的行为举止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丹尼·温特斯里普快快不乐地问。

“因为他是个循规蹈矩的小老头，一个可爱的孩子，一贯的安分守己。这次横跨美国的旅行，对他来说是破天荒头一遭。一过阿尔伯尼，想到这东来西去的长途跋涉，和不得不忍受的漫长寂寞，他就不会那么开心了。”

“是嘛，这我可不了解。他是温特斯里普家族的成员，对吧？”

“他当然是。可他同吉普赛气质绝然无缘。他是不折不扣的清教徒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。”丹尼·温特斯里普走向摆放着琥珀色饮

料的大盘子。“我想，到达旧金山后，他准会在罗杰那儿落脚给他往那边写封信。告诉他，到了夏威夷，我这所房子就是他的家。”

“你真好，丹尼。”

“谈不到。我喜欢与年轻人交往——既便是清教徒类型的。过不了多久，你就要回到那边的文明圈子里，与气味相投的人混在一起了。何不多来上一杯这儿的鸡尾酒呢。”

“回去以后，我一定要显示出，我的兄长一向标榜的，真正的哈佛冷漠，”米奈娃说。

“你的意思是？”温特斯里普问她。

“在这儿我无须墨守成规，”米奈娃小姐眨眨眼，同时举起一杯鸡尾酒。

丹尼·温特斯里普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。“真有你的，米奈娃，”他陪她穿越大厅时，他对她说。

“在罗马的时候，”她说，“我给自己立了条戒律，即，淡化波士顿人的形象。唯恐家乡的风俗习惯不合当地人的口味。”

“的确应该这样。”

“很快我就要回波士顿了。我将去逛逛美术馆，听听有关罗威尔的讲座，然后渐渐变成老太婆。”

然而，此刻她并非身在波士顿。她意识到。她正坐在餐厅里灯光通明的饭桌前。在她面前摆着一大片透心黄的木瓜。木瓜冰镇的恰到好处，令人垂涎。窗外，在浓密的树荫对面，大海不停地泛着浪花。她知道，这顿晚餐定会皆尽人意。岛上的牛肉或许有点干韧，但鲜美的水果和沙拉可以弥补一切不足。

“你在望眼欲穿地盼着巴巴拉吧？”她启齿问。

丹尼·温特斯里普的脸象海滩上初升的太阳一样闪出光芒。“对，她说的对。巴巴拉已经毕业了。她随时都会踏进家门。要是她能和她那位正人君子的侄子搭乘同一条船，真是再好也不过啦。”

“这对约翰·昆西来说，自然更是求之不得，”米奈娃小姐答道。“巴巴拉去东部拜访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一致认为她是个出水芙蓉般的迷人姑娘。”

“这种赞扬对她毫不过分，”他自豪地夸口。女儿是他的掌上明珠。

“不瞒你说，我是非常想念她的。没有她我确实感到度日如年。”

米奈娃小姐意味深长地瞅了他一眼。“是啊，我听到些谣传，”她说，“和你的度日如年有关。”

他那褐色的面孔刷地一下变红了。“是艾莫斯告诉你的吧？”

“噢，不只是艾莫斯，”他吞吞吐吐，议论纷纷。丹尼，的确，到了你这个年龄——

“我这个年龄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对你说过，在这都是年轻人。”他默默地看着女儿。“你长得挺动身材——这话是我说的。——你应该理解。在这样的海岛上，一个——当然是与海湾内的那些人比——

“原来如此，”他继续说，“海湾内的男人都不足取。我并不想责备你，丹尼——为了巴巴拉——你为什么还不挑个忠于你的女人，明正娶呢？”

“我是在考虑把她娶过来——假如咱们说的是同一个女

人。”

“我说的这个人，”米奈娃小姐答道，“就是大名鼎鼎，众所周知的‘瓦基基寡妇’。”

“这个鬼地方就会谣言惑众。爱莲·康普顿是个可尊敬的女人。”

“据我所知，她以前曾在合唱队呆过。”

“你的信息不准确。实际上，她是个女演员——演过一些小角色——在她嫁给康普顿中尉以前。”

“一个自为的寡妇。”

“你怎么能这样说？”他发火了，灰眼球里闪着怒光。

“我所以这样说，是因为她丈夫自己开着飞机撞上的钻石山头。他宁愿这样机毁人亡死去。是她逼得他做了这种选择。”

“瞎扯，完全是一派胡言！”丹尼·温特斯里普怒不可遏地喊叫着。“原谅我，米奈娃小姐，我不相信你在岛上听到的这些流言蜚语。”他沉默了片刻。“假如，”他说，我打算向这个女人求婚，你会怎么想？”

“恐怕我的看法会很奇怪，”温特斯里普回答。“我要提醒你，没有比一个老糊涂虫更奇怪的了。”他对此没做出任何反应。“请谅解我，丹尼，”米奈娃小姐说，一个远方的亲戚表妹，一个远方的表妹，她说，这根本不在乎你做什么——”

他垂下了头。“是我清楚，”他说，“是我的一切。但你不必要这么激动。我还没有问结婚的事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什么也没许诺过。”

米奈娃小姐笑笑。“要知道，随着年龄增长，”他说，“过去许多闪烁着智慧火花的古老格言，现在看来，皆已变得陈腐

而无意义。尤其是刚才我引用的那一句。”他瞥了她一眼，目光又变得和蔼了。“这是我吃过的最好的鳄梨，”她插了一句，“丹尼，告诉我，你肯定芒果是一种食品吗？依我看，它更象是一种补药。”

等到他们吃完饭，早已把爱莲·康普顿的话题抛到了九霄云外。丹尼又变得随合了。他们在游廊上喝的咖啡——这种地方在夏威夷叫做露台，或者阳台——与起居室的一端相连。当地的阳台建的都很宽敞。三面有栅栏，一直延伸到下面的白色沙滩。室外短暂的热带黄昏使瓦基基岛明亮的色彩暗淡下来。

“一点风也没啦，”米奈娃小姐说。

“贸易风停了，”丹尼答腔。他指的是这样的风——即在天气闷热难熬时，从东北方向吹来，横贯全岛的那种凉爽的风。“我看，恐怕克那气候又要来了。”

“但愿不会如此，”米奈娃说。

“这种天气会使我大伤元气，”说罢，他便坐到一把椅子上。“米奈娃，所谓青春永驻——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一厢情愿。”

她莞尔一笑。“年轻人也会觉得克那气候难以忍耐，”她聊以自慰地说。“我依然记得当年我在这里的情景——往昔历历在目，那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事。当时我十九岁，但至今仍对这种欲置人于病榻的恶风记忆犹新。”

“那时我一直怀念着你，米奈娃。”

“是啊，当时你正在南太平洋上。”

“但我返航以后，很快就知道了你的情况。你已长得婷婷玉立、金发碧眼、活泼可爱。证明他们对你的担心是多余的。”

婷婷玉立，这是人们对你的评价——用这个词来表达你的形象，真是恰如其分。”

她脸上泛起了红晕，却依然微笑着。“别说下去啦，丹尼。那都是昨夜星辰，昨夜风了。”

“唉，八十年代！”他无限感慨地叹了口气。当时的夏威夷是自得其乐，其乐无穷，事通人和，歌舞升平。老酋长稳坐钓鱼台。”

“我记得他，”米奈娃小姐说“还有皇宫里那些美酒盛宴。每到下午，他总和那些酒肉朋友坐在皇家露台上，听夏威夷皇家乐队在下面为他演奏。他得意洋洋地把金币朝他们抛去——好一个‘天女散花’的浪漫场面。真是壮观极了，丹尼。”

“后来一切全毁了，”他不无伤感地发着怨气，“太多地效仿大陆本土。过量的你们那些鬼文明——汽车啦、照片啦、收音机啦——好家伙？可是——可是——米奈娃，静水流的深，人心没个准呀。”她点点头。他们沉默不语地坐着，各自陷入对往昔的追忆之中。丹尼·温特斯里普信手打开了身边的一盏小灯，“要是你不在意的话，我就浏览一下晚报。”

“噢，我不在乎，你看吧，”米奈娃表示同意。

她很高兴能有这么一段静默的时间，因为此刻正是最令她陶醉的瓦基基黄昏。这种热带的‘桑榆晚景’过于短暂，诱人的温馨夜色来的太快。白天呈苹果绿的水面，夕阳西下时演变成了夹杂着猩红的金黄，此刻又泛着绛紫，在那个被叫做钻石顶的死火山口上，映照着一一点点跳跃的黄光，就象眼睛在闪烁。似乎在向人们暗示，山口下面依然有火焰在燃烧。三公里以外的低处，港口的灯光开始照亮。暗礁群中，日本舢板

上的灯笼影影绰绰。抛锚地区，一艘陈旧不堪的双桅船，正缓慢地向海道入口处漂移。外海面上，总有那么一两艘货船，戴着从东方运来的香料、茶叶或象牙归来；要么就是带着一批拖拉机推销员东渡。各种各样的夏威夷船只，在世界四大洋的众多港口进进出出，往来不断。因为这儿是太平洋的十字路口——变幻莫测的各条水道在此交叉相汇。米奈娃小姐叹了口气。

她发现丹尼身上有了某种急剧的变化。她转身瞧了他一眼。他将晚报摊到膝盖上，呆呆地注视着远方。他夸口的青春永驻，此时已荡然无存。他的面容一下子变得苍老了。

“你怎么啦，丹尼——”她问。

“我——我在想事，米奈娃，”他漫不经心地回了一句，“你再给我说说你那个侄子的情况。”

她不禁一怔，但很快就掩饰过去了。“你指的是约翰·昆西？”她问。“他是个典型的波士顿人。很正统。他的一生，从摇篮到坟墓，都已做了安排。到目前为止，他一直过着四平八稳的日子。进必不可少的预备学校，上哈佛大学，加入体面的俱乐部，熟悉家庭银行的业务——甚至交了他母亲中意的女朋友。我曾劝他逃避服兵役——不去参战——但没有成功。他去而复返，再次回到了按部就班的轨道上。”

“这么说他是可以信赖的喽——他稳重吗？”

米奈娃笑笑。“丹尼，和他相比，直布罗陀海峡也算不上平稳了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他非常稳重？”

“他老成持重，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。我喜欢他——不过，间或他也有顾前不顾后的时候——不管怎么说，他的性格